

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

胡德海

[摘要] 王国维是现代中国著名学者,在中国教育学术史上有历史性贡献。教育学术是他一生涉足最早的学术领域,且他还是一位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任教教育学科的教师。他的大量教育著译,有理论方面的,有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方面的,也有针对当时国内实际情况而发的非常大胆的议论。他的有关教育宗旨、美育和文学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见解堪称确切精当,至今依然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国维;中国教育学术;学者;教师

[作者简介] 胡德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州 730070)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享世仅50年,然而他潜心学问,学贯中西,著作宏富,博大精深,享誉国内外。王国维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史、哲三个方面,他的学术成就和付出的时间精力,也主要在这三个方面。若依其从事学术活动的先后次序来看,一般均认为,先是哲学,其次是文学,再次则为史学。在哲学方面,他是引进、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先驱;在文学方面,他是著名词人和文学批评家;在史学方面,则为甲骨文学的奠基者和史学大师。他在这些方面,无不取得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成就。然而,纵观王国维一生所进行的学术活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不能不看到和必须指出的,这就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他曾与中国教育学术之间发生的密切关系。

在这个方面,他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一为教育学术是他一生涉足最早的学术领域,并同样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学者;二为王国维一生主要的职业是教师,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任教教育学科的教师,而这同样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历史的国家,也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并无教育学,作为教育理论教育学术的教育学 and 心理学,都是始于20世纪初才从国外引进的,并首先是经日本传输到中国来的。从西方传入的教育学术一开始就是在新学制颁行后的师范学校中作为一门课程开设和讲授的。王国维因缘际会、适逢其时、早着先鞭,他就是在此时成为了从国外传入国中的教育学术的实际传输者、介绍者、亲历者和重要代表人物。

由于王国维享世仅50年,他在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所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不算太长,在其不太长的人生道路上,他对教育学术的涉足、耕耘的时间就显得尤为短暂。人们往往把王国维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一般又都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分界线。王国维对教育学术的涉足也就在20世纪的前10年,也就是在其人生的前一个阶段之中。本文就结合其前期生命的经历来谈谈他和教育学术所发生的联系及其结果。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县双仁巷私宅,四岁时,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赖姑祖母及叔祖母抚养,方得成人。王国维七岁入私塾读书,1892年他16岁时考中秀才,旋于1893年入杭州崇文书院肄业。在此之前,他所

学习的都是八股、试帖之类,只为求取功名而读书。到杭州后,眼界始开,开始接触一些以前未曾见的文史类书籍,他在三十《自序》中这样写道:“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1]1897年,他21岁,曾经先后在本邑陈(汝楨)、沈(冠英)两家任塾师。1898年,他代同学许同藩赴上海任《时务报》报馆书记,后又到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任庶务。

东文学社是一所私人办的专科性质的短期学校,开办于1898年5月;最初,只教日文,后又扩大学习数理等课程。经商得《时务报》主持人同意,王国维每日午后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这也是王国维首次接触西方现代文化和开始学习日语的地方。由于报馆事务繁忙,无多空闲时间复习功课,他的学业成绩不佳,本应退学,然偶因罗振玉在一位同窗的扇面上得见王国维所写咏史诗,罗振玉特别欣赏其中两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认为青年人有此抱负,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因此,罗振玉不但不让王国维退学,而且当《时务报》停办,王国维栖身无地、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还让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管理庶务,继续半工半读。

王国维和罗振玉一生的接触和友谊也就在这时、在这里开始,而王国维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间,之所以能和中国教育学术有所涉足和结缘又与罗振玉对他此后的帮助和关切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里也有必要说一说罗振玉的一些有关情况。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从其曾祖起,寄居江苏淮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与友人蒋斧来上海创办农学社,刊行《农学报》,同时翻译出版各种农业书籍。社中延聘日本人藤田丰八为日文翻译,后来以为有自行培养翻译人才的必要,又开办了东文学社,由藤田任教习。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罗振玉也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教育活动家和当时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到日本考察过教育,创办过东文学

社。1902年,他担任过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1904年,他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他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在中国教育学术史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01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刊物《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杂志每册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附译之书分各学科规则、各学校法令、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校教授法、各科教科书等,并刊登各界人士对教育的意见。《教育世界》(第九卷)发表《教育五要》一文,指出教育一事为国内之主权,无授之外人之理,要求清政府极力挽回教育权。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说一下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与藤田丰八及另一名教习田冈佐代治之间的交谊。这是因为,这两位日本人,是王国维的日文教师,并且还是指导过他课余学习的英文老师。他们相处得很好,不仅如此,后来王国维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哲学,也是因为他在田冈的文集中得见其引用康德、叔本华著作中的文字之故。1899年,王国维留学日本,当然也得到这两位日本人的帮助,甚至王国维在东京进物理学校也是出于藤田的建议。

王国维在日本这次留学,时间不过半年,后因病辍学归国。归国后,王国维又随罗振玉在南洋公学东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是襄办《农学报》及主编《教育世界》。

1901年,《教育世界》在上海创刊,王国维任杂志主编。正是在这时、在这里,王国维和中国教育学术遭遇了,并开始涉足其中。

《教育世界》杂志为罗振玉任武昌农校监督时所创办,在上海出版。据罗振玉晚年回忆:“当在鄂时,无所事事,王(国维)、樊(炳清)两君讲译外,亦多暇日,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杂志,以资考证,先后凡五年。”(《集蓼编》)其实,罗振玉是记错了,《教育世界》杂志是从1901年4月创刊,至1907年12月才终刊,前后共有七年之久,共发行一一六卷,最初为半月刊。1903年起,改为旬刊。据日本学者须川照一先生研究:从1904年六十九号起,杂志内容和形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六十九号之前,除刊载岑春煊、端方等的奏折和包括罗振玉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的教育论说外,几

乎是把日本明治时期学校教育有关的法令、规章、讲授法、管理法等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从六十九号起，开始出现西欧近代教育理论的译文，特别是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著译也多起来了，王国维个人的著译占去了许多篇幅。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王国维也由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变为实际负责人。这时，他不但把自己的教育观点和对中国办学的具体意见写成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而且他的治学兴趣由哲学转移到文学的趋向也直接反映到杂志上来。1902年，26岁的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归国，在主编《教育世界》的同时，开始研究哲学。

他之所以从事哲学研究，目的就在于解决人生问题。据其《自序》中记载：“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2]这时，指导他读书的，仍然是藤田丰八。关于他的学习过程，他在《自序》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器文之《名学》，海甫定之《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特尔彭之《哲学史》……即卒《哲学概论》与《哲学史》，至年始得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此及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3]

由此可见，王国维之于康德哲学是下了很多工夫的，从26岁到30岁，足有四五年时间，专心致志于此。

《教育世界》从第六十九期起，开辟了“肖像栏”，逐渐刊登古今中外人物肖像。第一次刊登的是“本刊发起人罗振玉氏”。接着有藤田丰八、叶澄衷、孔子、康德、尼采、叔本华、卢梭、海格尔等。

1906年7月出版的第129号《教育世界》杂志刊有王国维的肖像，标明为“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正好说明这个时期的王国维的确沉浸在

德国康德派哲学的海洋中了。

王国维不仅研究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哲学，成为他们的信徒，而且还“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同时，又把这些面向国内知识界推荐，从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引进叔本华与尼采的第一人。

最值得称道的是王国维以叔本华的理论为依据论述文学和教育，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后来陈寅恪总结他治学内容及方法的三大特点之一，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在这方面首先取得成功的，是撰写了《〈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作于1904年夏天，其时，王国维仅28岁。与此同时，王国维已开始填词，他起初填词的目的，也和作诗一样，是为了驱遣愁闷，为了从诗词中得到“直接的慰藉”，后来，填词的兴趣愈来愈浓厚，作品也与日俱增，并且自己觉得对词学深具心得，于是有放弃哲学转攻文学的打算。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即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炎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4]

王国维早年研究哲学和美学，其代表论著有《〈红楼梦〉评论》，影响很大；继而研究词、曲，提出诗学上“境界说”新论，其代表作有《人间词》、《人间词话》等。在研究戏曲中，有《曲录》、《戏曲考原》、《宋元戏曲考》等著作问世。

以上这些，都是王国维在其生命前期的学术经历。由于本文谈的是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之间的关系，而他的有关教育学术活动和有关教育著译的撰写又在其1911年以前这个时期，所以，其后期中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内容与成绩，这里就不再详说。而在其前期，他和教育学术之间发生交涉的同时，又和哲学乃至文学等发生了关系。王国维的有关教育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上,现据学者萧艾教授著之《一代大师》一书所记述的材料,认为可以查考确认为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的著译作品有以下篇章。

王国维所写论著:

- 1.《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第56号);
- 2.《汗德(康德)像赞》(1903年8月);
- 3.《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第69号);
- 4.《说伦理学上之二元论》(从第70号至72号);
- 5.《释理》(1904年);
- 6.《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第75号);
- 7.《书叔本华遗传说后》(1904年);
- 8.《论平凡之教育主义》(1905年第97号);
- 9.《论哲学家及美术之天职》(第99号);
- 10.《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第118号、119号连载,未完);
- 11.《教育偶感四则》(第81号);
- 12.《教育小言十二则》(第117号);
- 13.《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第129号);
- 14.《原命》(1906年);
- 15.《论性》;
- 16.《纪言》(1906年);
- 17.《论普及教育之根本方法(条陈学部)》(1907年第136号);
- 18.《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第148号)。

王国维的译著:

- 1.《教育学》,日本立花铣三郎讲(第9号、第10号、第11号);
- 2.《算述条目及教授法》,日本藤泽耕屋大郎著(第14号至第18号);
- 3.《教育学教科书》,日本牧漱五一郎著(第29号至第61号);
- 4.《西洋伦理学史要(摘译)》(第59号);
- 5.《伦理学概论》(第99号)。

杂志上未署名,但可以肯定为王氏之作品者:

- 1.《尼采氏之教育观》(第72号);
- 2.《汗德之知识论》(第72号);
- 3.《叔本华之遗传说》(第72号);
- 4.《汗德之哲学说》(第74号)。

此外,尚有收入《静安文集》及其《续集》的有

关教育方面的论著,如《教育小言》共数十则、《崇正讲舍碑记略》等,不及备录。

以上这些教育著译,有属于理论方面的,有属于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方面的,也有针对当时国内实际情况而发的非常大胆的议论。例如《论普及教育之根本方法》,是作者向学部条陈意见而写,与《纪言》的内容大抵相同。《纪言》是作者回到故乡海宁,海宁父老邀请他出任学董(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局长)时答家乡父老之言。文中充分揭露了清代末年地方绅士借办教育为名所表现出的一些黑暗面。如果说《纪言》不惜开罪于地方绅士的话,那么,《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则公然指名道姓,指斥学部大臣,更是大胆之论。其中如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这些话,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无疑是真知灼见,有不可辩驳的真理性和永恒价值,并依然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有关教育宗旨、美育和文学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见解,也堪称确切精当,如他把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就是他所讲的教育宗旨),确定为心育和体育这两个方面,而其中的心育又包括德育、智育、美育这几个方面,就很有见地,值得尊信,反映出其思维逻辑的严密、清晰与深刻。

1903年,27岁的王国维由罗振玉介绍,在江苏通州师范学校任教。通州师范是我国最早的一所民办师范学校,在国内外颇有名声,在我国师范教育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外省要求保送来此学习的学生不少,学生多为秀才、拔贡中之佼佼者。王国维在通州师范担任的功课有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当时中国对这些来自西方的学科知道和懂得的人不多,王国维是这些学科教学工作的首任者。

一年后,为罗振玉所邀请,王国维到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在那里仍担任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06年,王国维入学部工作,在北京学部编

(下转第146页)

极推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但他一直认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中的一些好经验,如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劳动教育等应该很好地发扬。他还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教育既是国家的事,也是群众的事,既有国家性,也有群众性”的思想,要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办教育”。由此可见,他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照搬苏联的教育经验。可是,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却对董老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对于这个学苏问题,本书通过转述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吕型伟和原民进中央副主席陈舜礼的看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上接第113页)

译图书局任编译局员,主持编译及负责审定教科书等事务。

王国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他在文、史、哲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和崇高的学术地位。但纵观他的一生,他的主要社会身份还是教师,他从任私塾教师始,其生命又终结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职位上。他的一生主要服务于社会国家的教育事业。只是这位

现在,董老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此我国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之际,拜读《董纯才传》感触颇深。这部著作把董老践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事迹和精神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叙述。通过阅读此书,使我们对董老这位教育界先辈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和无限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工作态度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是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工作来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教师还是一位最早和中国教育学术事业结缘,担任过教育学科的教学工作,并有不少教育著作和翻译作品存世的学者。他为教育学术筚路蓝缕,勤奋耕耘,功不可没,值得肯定,也值得纪念。

参考文献:

[1][2][3][4] 萧艾. 一代大师:王国维研究论丛[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66—67,218,254,220.

Wang Guowei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Science ——In Memory of the 13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and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Mr. Wang Guowei

Hu Dehai

Abstract: Mr. Wang Guowei i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scholar, h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al science is the earliest realm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nd he has been the teacher of pedagogy in the earliest established secondary normal school. He left abundant educational works and translations on theory, didactics and school management. There are some extraordinary fearless comments abou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n his works at that period. His educational ideas about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etc., are not only precise, appropriate, and well known at that time, but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ven today.

Key words: Wang Guowei, Chinese educational science, scholar, teacher

Author: Hu Dehai,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责任编辑:杨雅文]